

# 「士拿乎——清宮鼻煙壺的時尚風潮」特展介紹

■ 侯怡利

鼻煙 (snuff) 源自西方，早期翻譯成「士拿乎」，在康熙皇帝時業已傳入，將發酵煙葉細末調香而成，服用時將粉末直接吸入鼻中，有通嚏輕揚之效。將鼻煙翻譯為「士拿乎」或可反映當時鼻煙稀少而珍貴，僅於宮廷與王公貴族間，屬於士大夫以上階層流通。

不同於西洋用盒盛裝這種輕細的粉末，清代宮廷將其改成小口、廣腹帶匙蓋的鼻煙壺，成為當時的時尚風潮。從早期的各色玻璃到套玻璃，還有各種礦石牙角的雕刻，再到金屬胎珐瑯以及極難燒製的玻璃胎珐瑯，或是瓷器、甚至葫蘆工藝，到後來為裝鼻煙而發明的內繪玻璃，幾乎囊括當時各種製作工藝於方寸間的小瓶。

展覽分成三個單元：「新」說明當時工藝之創新、「藝」了解各種技法在鼻煙壺上運用、「境」體會清代人如何使用鼻煙壺之境。選展出各種材質之鼻煙壺，從雕刻、燒製、琢磨等工藝角度理解其製作及所呈現之時代特色，且以珍藏、日常到賞賜等不同目的，看到清代工藝之縮影，更是清宮微型藝術之經典。





圖1 清宮舊藏西洋進口香料 取自《清代廣東貢品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，1987。



圖2 清 18世紀 透明玻璃磨花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## 新

小口、廣腹帶匙蓋的鼻煙壺是器型的創新，使得工匠莫不絞盡腦汁裝飾這種小瓶，而鼻煙初傳入的時期，則以玻璃瓶盛裝，「瓶之形象，種種不一，顏色亦且紅、紫、黃、白、黑、綠諸色。白如水晶，紅如火齊，極可愛翫。」康熙皇帝（1662-1722）設立玻璃廠，玻璃在當時是新穎的材質，因為透明且可有各種顏色，故以「極可愛翫」來形容。

事實上，當時許多進口香料或藥品，都是裝在玻璃瓶（圖1），似乎藥瓶與鼻煙壺有混用的情形，甚至可以加上蓋匙，成為鼻煙壺，如以切割方式磨出瓶體造型的清十八世紀〈透明玻璃磨花鼻煙壺〉（圖2），又或清十八世紀〈藍色玻璃八稜鼻煙壺〉，這種屬於西方玻璃藥瓶造型的鼻煙壺。也有如清乾隆（1726-1795）〈紅色玻璃鼻煙壺〉（圖3），這種造型單純，體積雖小，製作卻極端講究。

玻璃這種新材質，不僅有單色，還可以在上面描金，如清乾隆〈藍色玻璃胎描金葫蘆鼻煙壺〉（圖4），將玻璃製做成葫蘆造型，再以描金繪瓜爬綽綿綿。也有將玻璃直接雕刻，如清乾隆〈藍色透明玻璃刻花鼻煙壺〉（圖5）



圖3 清 乾隆 紅色玻璃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滿雕秋葵花葉繁茂的樣子。還有結合不同種玻璃如在黑色玻璃上加入金星玻璃，如清乾隆〈黑玻璃灑金星鼻煙壺〉。（圖6）還有結合不同顏色玻璃者，如清〈淡藍色玻璃鼻煙壺〉（圖7）造型如同葫蘆蟋蟀罐，蓋、口緣、瓶體以琥珀、黃、淺藍三種顏色呈現。

在當時最難燒製的則屬於玻璃胎畫琺瑯，以玻璃瓶身為胎體，琺瑯釉彩燒製，由於玻璃熔點與琺瑯釉發色溫度相近，且不同顏色琺瑯發色溫度也不一樣，因此需要反覆燒製，不難想像在控溫與燒造上的難度，其中清雍正（1723-1735）〈玻璃胎畫琺瑯竹節式鼻煙壺〉（圖8）是本院唯一一件雍正款玻璃胎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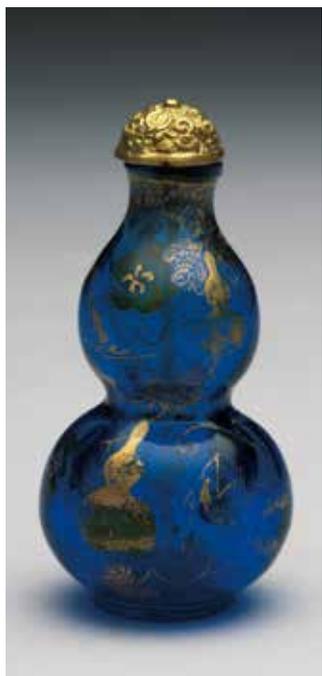


圖4 | 清 乾隆 藍色玻璃胎描金葫蘆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5 | 清 乾隆 藍色透明玻璃刻花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6 | 清 乾隆 黑玻璃灑金星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7 | 清 淡藍色玻璃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8 | 清 雍正 玻璃胎畫珐瑯竹節式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9 | 清 乾隆 玻璃胎畫珐瑯人物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珐瑯器，在乳白色玻璃作竹節造型，設色仿斑竹，青黃地上有褐斑，竹節上有小蟲二隻，底繪靈芝開光內有楷書「雍正年製」紅款。帶銅胎畫珐瑯黑地彩繪雙蝶花葉紋蓋與牙匙。可能是雍正六年（1728）《活計檔》：「玻璃胎節雙喜鼻煙壺」。整體畫工細節極為精好。

又如清乾隆〈玻璃胎畫珐瑯人物鼻煙壺〉（圖9）此方瓶造型與清代進口鼻煙之透明玻璃方瓶相似。開光細膩彩繪漁婦各一，側面開光彩繪以胭脂紅畫西洋風景，應為檔案所記「呆白玻璃畫漁婆方鼻煙壺」，紀錄上曾收有一件於「乾清宮珐瑯器」中，北京故宮也有相同者，存放在永壽宮。單色風景畫也常見於乾隆時期畫珐瑯的其他作品，是延續西洋畫珐瑯的風格。

乾隆時期也燒造一批四十三件玻璃胎畫珐瑯鼻煙壺（圖10），題材圖案配色都不一

樣，共三個木邊糊錦匣，盛裝於二層蒔繪漆盒中。玻璃胎畫珐瑯鼻煙壺充分顯示乾隆時期工藝的精湛，在包裝設計上也十分精巧，從內到外都屬於乾隆時期的精品。

這些玻璃胎畫鼻煙壺都被畫在所謂呆白玻璃上，院藏一件清雍正〈白色玻璃鼻煙壺帶銅胎畫珐瑯黑地夔龍紋套匣〉（圖11），可看到內部白色玻璃的胎體，此件雖無年款，但以銅胎畫珐瑯之配色，顯示雍正時期的風格，且盛裝於早期乾隆皇帝整理的百什件中，當是雍正時期無誤。從銅胎畫珐瑯匣，再回到康熙時期的新品項——銅胎畫珐瑯，在鼻煙壺上可看到，如清康熙〈銅胎畫珐瑯嵌蒔繪漆片花卉鼻煙壺〉，不僅有清雅的畫珐瑯，同時也鑲嵌當時流行的蒔繪漆片。

乾隆皇帝將乾清宮當作古今珍品的收藏庫，因此曾收康雍乾三朝珐瑯器皿，其中收

有十一件雍正時期銅胎畫琺瑯鼻煙壺，件件精品，其中如清雍正〈銅胎畫琺瑯黑地五彩流雲玉兔秋香鼻煙壺〉（圖 12），典型雍正時期黑地琺瑯，配合五彩流雲及桂樹玉兔，

搭配黑地畫琺瑯蓋，整體造型搭配無懈可擊。

除了銅胎畫琺瑯，乾隆皇帝也製作結合掐絲琺瑯的金胎畫琺瑯鼻煙壺，清乾隆〈金屬胎掐絲琺瑯西洋人物雙耳鼻煙壺〉（圖



圖 10 玻璃胎畫琺瑯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11 清 雍正 白色玻璃鼻煙壺帶銅胎畫琺瑯黑地夔龍紋套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13)，在極小的尺寸下，結合兩種技法，且以極精緻的畫珐瑯工藝展現西洋題材，彼此襯托，是中西合璧的極佳範例。

又有套玻璃，是清代玻璃工藝的獨創，應在康熙時就已生產，存世最早只見乾隆年間製品。是以單色玻璃為胎，再將另一色玻璃滿套於上，運用琢玉的方法，將表層琢刻花紋，如淺浮雕於器表上，底層為地，有種剪影的效果，如清乾隆〈白套紅玻璃包袱式

鼻煙壺〉（圖 14），乳白色半透明玻璃圓瓶，壺身套紅玻璃，通體刻纏枝花紋，瓶身中間繫包袱巾。這些乾隆款的套玻璃鼻煙壺，尺寸小且胎薄質輕，各種紋樣運用，不難想見其製作工藝的精進。

到了晚清又發展出屬於鼻煙壺特有的內繪工藝，大量流行在光緒年間（1875-1908）。以玻璃為胎，將內壁磨成較為粗糙如同磨砂玻璃的狀態，再以特製的勾形筆繪製。如



圖 12 | 清 雍正 銅胎畫珐瑯黑地五彩流雲玉兔秋香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13 | 清 乾隆 金屬胎掐絲琺瑯西洋人物雙耳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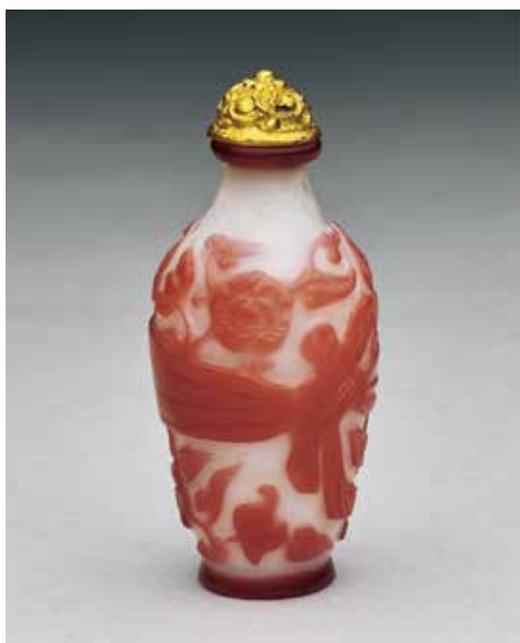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14 | 清 乾隆 白套紅玻璃包袱式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15 | 清 光緒11年 周樂元 水晶內繪漁牧圖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同作畫於紙上，內繪玻璃的題材如山水、人物等可說是千變萬化，如清光緒十一年（1662），周樂元〈水晶內繪漁牧圖鼻煙壺〉（圖15），是以水晶為胎繪製，繪牧童與漁夫，繪工細膩。在當時名家輩出，是清代晚期鼻煙壺藝術的高峰。上述皆從「新」的角度來看，無論材質到技法都是鼻煙壺工藝之創新。

### 藝

各種胎體的出現，豐富了鼻煙壺創作的場域。玉石類開啟寬廣的想像，結合傳統雕刻技法，如清乾隆〈玉夔龍鼻煙壺〉（圖16）天球瓶造型，器腹浮雕一螭盤滿全腹，

流線且生動。也有老玉改件如清乾隆〈玉龍紋鼻煙壺〉（圖17），是以春秋時期的龍獸紋劍鏢改製而成，口緣與肩部可以看到明顯改雕，底部也是有新雕並加上「乾隆年製」刻款痕跡，搭配貓晶石蓋與金屬匙，整體搭配有種低雕奢華之風格。

還有許多動植物造型，如清十八世紀〈玉雙魚鼻煙壺〉（圖18）以白玉雕大小魚交疊，以大魚嘴為壺口，壺雖小卻線條洗練多細節，有樹枝形玉蓋及牙匙。又有清十八世紀〈玉錦荔枝〉（圖19），苦瓜又被稱為錦荔枝，以溫潤白玉，雕連蒂苦瓜二顆與葉蔓交錯，顯得栩栩如生。以瓜蒂為蓋。此類雕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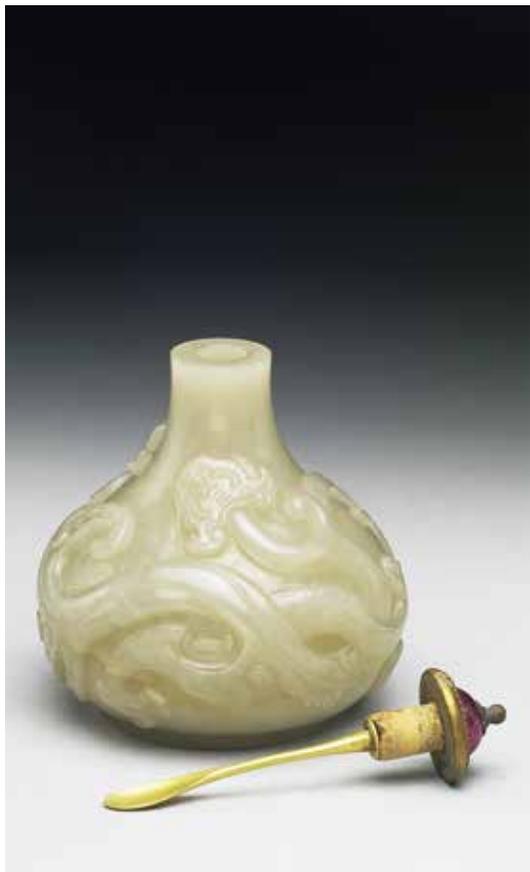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16 | 清 乾隆 玉夔龍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17 | 清 乾隆 玉龍紋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18 | 清 18世紀 玉雙魚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19 | 清 18世紀 玉錦荔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植物造型是鼻煙壺常見題材。有單純呈現礦物紋理，如清十八至十九世紀〈纏絲瑪瑙葫蘆鼻煙壺〉（圖 20），可看到纏絲瑪瑙獨特的紋路。也有利用瑪瑙紋理巧雕，如清十八至十九世紀〈瑪瑙巧雕禽鳥圖鼻煙壺〉（圖 21），利用瑪瑙天然色層，巧色淺雕多隻鳥棲於樹幹，善用巧色巧雕。

有機材質利用精良的工藝，展現各種主題之特殊瓶體造型。如康熙時就有模製葫蘆器，這種特殊工藝也運用在鼻煙壺上，舉例來看清十八世紀〈葫蘆祥雲靈芝鼻煙壺〉（圖 22），扁壺形模製葫蘆，雙面開光祥雲、靈芝於山石間，兩肩有獸首銜環紋。整體質樸且造型優雅，流暢的雕工，壺有嵌牙口及漆

裡，做工講究。還有如清十八世紀〈珊瑚竹節式鼻煙壺〉（圖 23），以珊瑚雕竹節，鏤刻竹枝、梅幹為飾，又有蝴蝶、蜜蜂穿梭，以螺旋式珊瑚雕螳螂竹節為蓋，極精巧美觀。

此外，瓷胎也是鼻煙壺常見胎體，模製各種造型，加上各種粉彩之運用，如清乾隆〈瓷胎粉彩玉堂富貴鼻煙壺〉（圖 24），精巧的彩繪各種花卉，又或清嘉慶〈瓷胎粉彩九老圖鼻煙壺〉（圖 25），結合御製詩與圖畫，是鼻煙壺在乾隆、嘉慶時期常見的題材。也結合模具，如清十九世紀〈瓷胎綠袖荷葉形鼻煙壺〉（圖 26）或清十九世紀〈瓷胎黃釉玉蜀黍鼻煙壺〉（圖 27）都創造出有趣又多變的世界。上述都屬於鼻煙壺技藝的擅場。



圖20 | 清 18~19世紀 纏絲瑪瑙葫蘆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1 | 清 18~19世紀 瑪瑙巧雕禽鳥圖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2 | 清 18世紀 葫蘆祥雲靈芝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3 | 清 18世紀 珊瑚竹節式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4 | 清 乾隆 瓷胎粉彩玉堂富貴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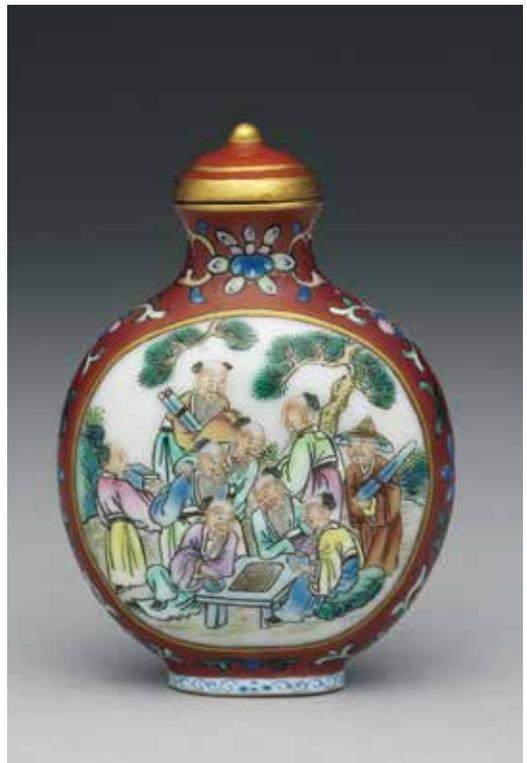
## 境

鼻煙壺的使用，在當時是引領風潮的事，從早期進口的昂貴鼻煙，到後來自製鼻煙，使得鼻煙壺尺寸從小巧細緻到大可盈握，成為一種時尚。因此發展出材質考究的成組鼻煙壺，如「盒裝成套鼻煙用具」（圖28）是將材質各異且精緻的鼻煙用具，包括尺寸小巧的三件鼻煙壺及兩個鼻煙碟，存放於有座槽的木盒中，分別是：玉獸首銜環鼻煙壺、瓷胎青花西廂記鼻煙壺、瑪瑙茄式鼻煙壺、玉鼻煙碟、黃色玻璃鼻煙碟。也有四件鼻煙壺加一個煙碟的套裝（圖29），這種盒裝套組，有木盒盛裝，應屬於出外用品。

陳設於室內，如清十八至十九世紀〈瑪瑙巧雕老僧觀獅鼻煙壺〉附水晶煙碟及銀蓋（圖30），這種體型較大鼻煙壺應屬於晚期



圖25 | 清 嘉慶 瓷胎粉彩九老圖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作品，搭配煙碟，顯然是實用的鼻煙用具。關於鼻煙用具及使用，光緒年間，張義澍《士那補釋》云：「載煙者謂之壺，取煙而注之壺者，謂之煙漏；煙在壺撥諸器以餉客者，謂之壘；刺於瓶以別美惡者，謂之挑；挑、



圖 26 | 清 19世紀 瓷胎綠釉荷葉形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27 | 清 乾隆 瓷胎黃釉玉蜀黍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28 | 盒裝成套鼻煙用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29 | 四件鼻煙壺加一個煙碟的套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30 | 清 18~19世紀 瑪瑙巧雕老僧觀獅鼻煙壺 附水晶煙碟及銀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31 | 清 19世紀 象牙鼻煙碟、煙漏斗、煙挑 秦孝儀前院長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漏、壺以象齒為之，挑製如箸，削其末為匙以受煙。」由上述可知，煙漏用來將鼻煙放入鼻煙壺中，用煙壺（碟）盛鼻煙與他人分享，用煙挑之尖端刺入壺中來辨別鼻煙好壞，另一端為匙，用來取鼻煙。從文獻記錄與實物（圖 31），可讓人理解這些工具如何使用。

還有純粹陳設欣賞，如將鼻煙壺與桃式盒兩件玉器，放置紫檀木五面玻璃匣中（圖 32），並有量身訂作的合牌綾座，成為几案上的陳設。或十件一組的清十八世紀〈玉瓜鼻煙壺〉（圖 33），以大小差不多的玉子石打磨成瓜，每個蒂頭雕不同色寶石作為蓋，放在海棠型盒中，底座鏤空雕花，上有配合每個鼻煙壺形狀的藍綾錦座，並有裱錦木蓋。

除了使用與陳設外，清宮製作許多鼻煙壺是用來賞賜，可看到這些鼻煙壺有十件或二十件盛裝在木箱中，如清嘉慶〈瓷胎粉彩松石綠地纏枝花葫蘆式鼻煙壺〉（圖 34），十件一組模製葫蘆形扁瓶，松石綠地彩繪蝙蝠銜纏枝花卉，花心托桃、石榴、佛手三多，此種吉祥紋樣或多用於賞賜。還有清光緒十八年（1892）葉仲三〈琥珀內繪歲朝圖鼻煙壺〉（圖 35），是琥珀長方扁壺一對，雙面各內繪設色歲朝圖，皆有翠玉蓋與牙匙，據款題：「壬辰仲春，葉仲三作」可知，為葉仲三於光緒十八年繪製。此對鼻煙壺存放於一藍錦盒，盒蓋上黃籤，墨書「賞」字，紅籤「壺對參拾五兩」，又另一黃籤「聖賞」又又（蘇



圖32 | 清 玉鼻煙壺套組 附紫檀木五面玻璃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33 | 清 18世紀 玉瓜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34 清 嘉慶 瓷胎粉彩松石綠地纏枝花葫蘆式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35 清 光緒18年 葉仲三 琥珀內繪歲朝圖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州碼二九四) 畫玻璃鼻煙壺一對，玉蓋」。可知原為賞賜之用。

這些鼻煙用具或成組鼻煙壺，提供許多想像的空間，或許坐在几榻上，吸著鼻煙且欣賞著鼻煙壺，有種屬於清代的鼻煙意象。

希望觀者從技法的創新，到各類材質所展現之技藝，以及使用與欣賞的各種意境，體會清宮鼻煙壺的新藝境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

#### 參考書目

1. (清) 王士禛，《香祖筆記》，卷7，頁12上，收入於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出版社，1983-1986，冊176，子部雜家類，頁350。
2. (清) 趙之謙，《勇盧閒話》，收入於黃賓虹、鄧實編，《美術叢書》第二冊初集第三輯，板橋：藝文印書館，1975。
3. (清) 張義澍，《士那補釋》，收入於黃賓虹、鄧實編，《美術叢書》第二冊初集第三輯，板橋：藝文印書館，1975。
4.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、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，《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5，冊3，雍正六年。
5.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、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，《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》，冊9，乾隆五年〈乾清宮〉，頁700。
6. 故宮博物院，《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》，北京：故宮出版社，2013，冊4，〈光緒朝·金銀銅宜興瓷胎玻璃瑤瓊檔案〉，頁301。
7.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，《故宮物品點查報告》第二輯，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4。

#### 勘誤

本刊第448期，頁30、31，更正為「未幾而兩宮不戒於火」、「皆與唐摹無大遠」；頁39，註釋9誤植，更正為：目錄釋文參照容庚編，《來禽館法帖三卷》，《叢帖目》，冊1，頁258-261。